

月饼咬掉一口,才想起三奶奶

我急得要哭,最后,把姐姐完整的月饼送给了三奶奶

60年代

泰安
刘传进

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我,童年记忆里的中秋节不是第一大节,仅在过节当天的中午和晚上能有好吃的,也是一年中难得的改善生活的好机会。中秋往往和秋收重叠,农村家庭一是穷二是忙,大多过得比较简单,一般就是中午吃顿饺子,晚上炒上几个菜,大人喝点酒,名曰赏月,实则是让小孩解馋。

然而最让我们小孩惦念的还是中秋节晚上能有月饼吃。那时的月饼质量相当低劣,仅算是有点甜味的糖饼。即使这样仍要“严格限量”,孩子多的家庭要几个人分一个。

有一年中秋节,我和姐姐罕见地每人分到一个月饼,高兴得我拿到手后就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,吃下去后才想起三奶奶正在生病。三奶奶对我非常好,我想把月饼送给她吃,可是已经吃了一口,怎么再送人呢?我急得要哭,最后,和姐姐商量,把我咬了一口的月饼给她,把姐姐完整的月饼送给了三奶奶,纯真的祖孙情义让她感动了好多年。



中秋
年代秀
光阴的味道

那年中秋“大餐” 三碗羊汤七个烧饼

50年代

济南
董攀山

在我老家鲁西南,每到中秋节等重大节日,最上得台面的是羊汤泡烧饼和水煎包。

烧饼直径15厘米左右,中间薄,周边厚而带花;上面是一层薄薄的糖稀,糖稀上撒了一层芝麻,里面夹有少许五香面和盐。中秋节吃烧饼会提高一个档次:里面夹上牛肉或羊肉;最高规格的吃法是羊肉汤泡烧饼。

1977年中秋,我在部队当兵,奉命和其他同志一起回老家执行任务。到达菏泽市区时,正好是午饭时分。司务长令我们停下车来,在路边小摊上买了若干碗羊肉汤和一摞烧饼。烧饼刚出炉,正热得烫手。我一口咬下去,香、甜、咸、辣,那叫一个好吃!那顿饭,我一口气喝了三碗羊肉汤,吃了六个烧饼。本来已经很饱了,临上车又抓了一个烧饼在手里,硬是塞进了肚子。

在鲁西南,水煎包和老馒头也叫一绝。仅从皮子上看,和其他包子没有什么区别,关键是里面的馅儿。在我们老家,最受追捧的是肉丸馅水煎包。以猪或羊的瘦肉为主,以葱、姜和少量的韭菜或白菜心为辅,剁碎后撒上茴香面拌匀。刚出锅的水煎包鼓鼓囊囊状若皮球,软绵绵质似棉花。小时候每到中秋,母亲就会煎一些,用来招待客人,等客人走后吃剩下的才分给我们姐弟几个人吃。

母亲做“黑”月饼 我们流口水

刘婶家的孩子用从城里买来的高档“白”月饼换我家“黑”月饼吃

如今,随着时代的变迁,月饼的种类、花样和系列日益丰富起来了。然而,最让我回味无穷,记忆犹新的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,母亲亲手制作的“黑”月饼。

那时候,家里人口多,劳力少,全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吃饭,家里穷得叮当响。别说是买月饼,就是填饱肚子也很不错了。但是,每当到了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,为了营造温馨氛围,母亲总会亲自动手制作一些月饼。为了让这些月饼既好吃又好看,巧手的母亲专门制作了一个精美的月饼模子。那时由于家里穷,没有小麦面粉,只有粗粮。母亲先把黑黑的地瓜面和荞麦面掺起来加温水和好后,再做成圆圆厚厚的小饼,随后,再在干锅中炒熟核桃仁、花生仁、芝麻、红枣、板栗和糖,做成香甜味美的饼馅儿夹在小饼里。

没有红糖或白糖,母亲干脆因陋就简,就地取材把邻居家办喜事时给的一把糖块砸碎放在饼馅儿上。然后便把做好了的那些小巧玲珑的小饼放在锅内蒸熟。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再把蒸熟了的黑面饼,放在干热锅内或煎、或烙、或烤,使其变硬。母亲在制作月饼的时候,还特别喜欢弄些新花样,专门在上面刻制了耐人寻味、丰富多彩的图案和词句。我们兄妹几个总是围在锅头旁边盯着看个不停,馋得我们直流口水。有一年中秋节,西邻刘婶家的孩子吵着嚷着拉着他的母亲,用他家从城里买来的高档“白”月饼到我家里来换“黑”月饼吃。

月饼更是不能少。一家人围坐在石桌前,和和美大地大快朵颐。当然吃前,奶奶和娘要虔诚地祈祷一番。
现在的生活已今非昔比,但你是否仍然留恋那农家院里的热闹欢腾和温暖的温情?

60年代

济南
马洪利



奶合影留念,任建明(后排左一)和几个兄弟与奶

一毛六一斤,月饼皮解馋

我们就像等食的雏鸟,一个个张大了嘴等着

40年代

临沂
王世卢

1956年,我在临沂一中读书。那时中秋节不放假,有空去街上,总想到商店转一转,沁人心脾的月饼香味,馋得我们两腿发软,老不想走。售货员大都是公私合营后随店而入的老人,他们懂得顾客心理,像我们这样的小馋虫,他们早就看穿了。于是笑嘻嘻地问我们:“小同学,想买月饼吗?”我们不好意思回答,一个个尴尬地笑。“这月饼四毛多一斤,太贵了。不如等几天,大约八月十三吧,我们店里要卖月饼皮,顶多一毛五六一斤,一斤就称一大包。”

于是我们合伙购买,三到四人买一斤,一人只出四

五分钱。中秋节前夕,我们真的买回了香喷喷的月饼皮。三四个人,眼睛直直地盯着,谁不想吃?但不能吃,得留着过节啊。“一人先尝一口,我来捏。”保管一发令,我们就像等食的雏鸟,一个个张大了嘴等着。月饼皮进了口,我就忙用力咀嚼,越嚼越香,越香越想吃。

熬过了十四,盼来了十五,晚自习的下课铃终于响了。四个人各自端着一杯开水,来到操场上,吃一口香喷喷的月饼皮,喝一口水,大有“海上生明月”“把酒问青天”的豪迈。尤其是月饼皮“保管员”,诗兴大发:“今日求学水当酒,月饼不得皮也香。他日学成酒如水,月饼成箱敬爹娘。”

月饼就啤酒,打了三天点滴

从那以后,我见到月饼就反胃

60年代

济南
何白合

我是一名60后,从小就爱吃点心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参加工作了,有了自己的收入,市场经济也逐步活跃,每到中秋节,月饼不像以前那样稀少了,可我对月饼还是情有独钟。

有一年中秋夜,我晚上10点才下班,那时的交通没有现在方便,一直独处的我就没有再赶回家过中秋节,但月饼还是要吃的。大商店都下班了,于是在一家小商店买了一块月饼和一瓶啤酒,在自己的小屋内“独酌邀明月,细品月饼香。”谁知没过多久,肠胃开始不舒服,

我便抱着热水袋躺在床上,但最后发展到上吐下泻,我只好自己推着自行车赶往附近的医院挂急诊,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。我在医院打了三天点滴,身体才勉强好转。回想当时的饮食,这个月饼应该就是罪魁祸首。

从那以后,我见到月饼就反胃,“恨屋及乌”,连爱好吃点心及甜食的习惯也去掉了,可能与此有关吧。我又因祸得福,同龄人中很多患上了糖尿病,而我的血糖指标始终在正常范围之内。对于那个让我痛苦的月饼反倒不知该憎恨还是该感谢了。



1981年,刘传进(右一)与同事在珍珠泉。

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韦钦国(前排中间倚树者)读高中时与同学合影。



1999年内蒙古,张二在(左一)和妻儿在篝火前吃团圆饭。



1988年中秋前后,徐晓鸣(右一)和妻子儿女在一起。